



第二千三百九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8月6日星期五上午1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多尔先生(爱尔兰)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米国钧先生

卢埃先生

卡伦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诺瓦克先生

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怀特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恩瓜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1时5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1982年6月4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62)
- (b) 1982年7月28日埃及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16)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古巴、埃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和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亚·库里先生（古巴）、穆萨先生（埃及）、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和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星期四晚间向我提出的要求召开的。

安理会成员已收到文件S/15345和S/15345/Add.1，其中载有秘书长遵照第517(1982)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

安理会成员还收到了文件S/15347，其中载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的案文。

安理会成员已收到了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

年8月5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影印件。这封信将作为安理会文件S/15384在今天晚些时候分发。

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言。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在两个月前，以色列对黎巴嫩这一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那次侵略使几万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伤亡。几十万人无处栖身；城镇和村庄被毁；巴勒斯坦难民营也受到了破坏。这些就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国土上进行侵略行动所造成的后果。

以色列军队正在对被围困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洗劫。为了对付英勇捍卫该城市的人们，侵略者正在使用全部最现代化的尖端武器，其中包括威力强大的集束弹、杀伤弹和磷燃烧弹。

当然，如果以色列侵略者不是确信他们可以依靠他们的外国保护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的话，他们本来是不可能干出这一切的。这就是侵略者傲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以色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是以挑衅性的态度无视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中的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而这两个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在黎巴嫩境内结束一切军事活动以及以色列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黎巴嫩。

此外，以色列还顽固地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这些旨在结束贝鲁特流血事件的起码措施。这就说明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他们准备为实现他们多年怀有的在一整个国家的废墟上和成千上万人的尸体上建立“大以色列”的梦想铺平道路。可以证明侵略者气焰日益嚣张的新证据是以色列政府所作的正式答复，它在答复中，说它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16(1982)和517(1982)号决议中所提出的要求。以色列这一行动不仅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条款的挑战，而且也是对人类道德起码准则的挑战，这些准则要求尊重无辜人们的生命这一世界上最高的价值。

在这些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不能也不应该——而且事实上它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对以色列统治者

的这种傲慢、挑衅性和不人道的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因为他们已完全失去了理智与良心了。

鉴于上述情况，苏联代表团昨天晚上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同时现在正式提出下列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对以色列拒不遵守旨在终止贝鲁特流血事件的安全理事会决定表示十分愤慨，

“1. 强烈谴责以色列拒不执行第516(1982)和517(1982)号决议；

“2. 要求以色列应立即全面执行这些决议；

“3. 决定：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上述决定，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均不得向以色列供应任何武器，或向它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以此作为第一个步骤。” [S/15347]

在现阶段，这是最最起码的要求，以便从疯狂的以色列侵略者手中夺回武器。当然，如果侵略者仍然执迷不悟，特别是如果他变得更疯狂的话，安全理事会应该和将不得不遵照联合国宪章进一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以便制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侵略，惩罚侵略者并把它从文明社会中开除出去。

然而，在现阶段，有一件事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能允许以色列野蛮分子的魔掌使贝鲁特的名字列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残暴毁灭的华沙、利迪泽、科芬特拉和奥拉杜等欧洲城市的不详历史名单之中。苏联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应采取的紧急措施。我们相信，这一决议草案一定会得到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一切善意和明智的人们的支持，他们是不会默认以弱肉强食和暴力的原则取代公理和正义的法律这一做法的。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认为，由于被围困的贝鲁特人民在过去六七周内所遭受的极度苦难，我们此刻的感情是难以用言语充分表达的。为了具体表示我确信安理会每个理事国都怀有的对贝鲁特目前局势的严重关切心情，我们这么一大早就来开会是很自然的。贝鲁特目前的局势已达到灾难性和无可容忍

的危险地步，这种局势是以色列蓄意进行种族灭绝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凡是可以称之为人的人是不会也不能眼看着黎巴嫩人民及其客人——巴勒斯坦难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而保持缄默的。

以色列在摧毁黎巴嫩南部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以后，一直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对贝鲁特市进行轰击，致使该城已大部夷为平地。几乎没有一所房子、医院、孤儿院或政府建筑物不受到狂轰滥炸。这造成了无数人死亡，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痛苦；其中有12,000人在上星期日以色列在22小时内倾注了180,000枚火箭、炸弹和炮弹进行大屠杀以后，乘短暂的间歇之机，象潮水般地离开了贝鲁特，以逃离这座地狱般的无水、无医药和食物供应的城市。

然而，除了我们感到极其痛心和愤怒之外，我们还有责任来研究我们今天收到的秘书长报告及其附录。我要向秘书长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感谢他迅速提出了今晨分发的报告以及随后提交的附录；而在这之前，秘书长曾不得不等待了两三天，直到以色列政府决定研究此事——好象这仅仅是件例行公事似的——尽管以色列政府明明知道这件事十分紧迫，因为它关系到50万人的生命和生存问题。

最令人吃惊的是，载于秘书长报告附录中的那个答复竟然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第516(1982)和517(1982)号决议，而这两项决议只不过要求停火和派遣联合国观察员。

以色列政府拒绝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甚至连小孩子都不会认为是可信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另外两个当事方对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要求所作的答复。黎巴嫩遭受侵略的国家，其政府的答复如下：

“……我写此信是为了向你保证：黎巴嫩政府乐意在执行第517号决议中给予全力合作。我们是遵照1982年6月7日的信件(S/15178)和1982年8月1日的信件(S/15333)进行这种合作的，因此它不影响黎巴嫩对1949年和以色列签订的全面停战协定的有效性的众所周知的态度。” [S/15345, 第4段]

同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伯法特的答复如下：

“我于1982年8月5日上午10时（贝鲁特当地时间）收到了你通过以-黎停战委员会主席并由我们派驻联合国的代表转来的信。我愿向你保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继续尊重并恪守停火协定。

“此外，关于巴勒斯坦武装部队撤离贝鲁特的未来安排将根据吉达宣言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后确定。几天来，巴勒斯坦-黎巴嫩联合委员会一直在连续不断地开会来贯彻这一协议的内容。

“以色列昨天进行的侵略导致贝鲁特与外界完全隔绝，阻碍了黎方与更高一级的当局进行接触，因为以色列对被围困的贝鲁特城市到处进行狂轰滥炸。”〔同上，第5段〕

事实上，黎巴嫩的外交部、总统府以及其它各处的电话线都断而不能通话了。

此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今天给了安全理事会主席一份备忘录——我已要求将此备忘录分发给安理会理事国——其中说：

“国际观察员说是要来，但至今未到。他们的到来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鉴于以色列正在继续加强军事力量，就更是如此。他们必须尽快到来。我们等待你今晚答复。你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早已重申它对停火所承担的义务。秘书长在文件S/15345中已报告了这一点。我们还注意到，在该文件的第7段中，观察员已确定了以色列侵略军的阵地。在这方面，我们想回顾一下第517(1982)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4段。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会立即采取行动来考虑冲突各方的答复和行动的……”。

除了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所采取的令人屈辱的态度以外，除了它无视每个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五条和第二十四条所承担的必须遵守安理会强制性决定的义务以外，在以色列政府复信的第4段中

还有一个更为不祥的迹象，如果人们研究一下这一段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这一不祥迹象就更加明显：

“在贝鲁特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他们对这些组织的称呼——“撤出黎巴嫩之后，有关以色列军队部署的安排将根据一切外国军队必须离开独立自主的黎巴嫩领土的原则来确定。”〔S/15345/Add.1〕

换言之，他们不谈以色列军队撤离的安排和随之而来的事情，而是谈论什么“以色列军队的部署”。而我们知道“部署”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阴谋是要把它的侵略范围一直扩展到黎巴嫩的北部边境和贝卡河谷，我在两天前的发言中已提过这一点。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以色列并不仅仅满足于其它军队的撤离，而是要随着其他军队的撤离部署它自己的军队。

我们今天开会是因为我们根据第517(1982)号决议有责任开会。该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说：

“决定如有必要……举行会议，审议秘书长的报告；如果参与冲突的任何一方没有遵守决议，则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有效的办法和手段。”

我们是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因而也是作为联合国体系和联合国宪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里开会的。

现在，当我们发现有一方拒不承认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定，甚至拒绝接待联合国秘书长与他讨论此事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难道我们甘心接受这样的屈辱与侮辱吗？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呢？为什么贝京和沙龙反对派遣20名、30名或50名联合国观察员呢？我知道这些观察员是一些最好的人、正直的人和只讲真话的人。贝京和沙龙反对派遣这些观察员是因为他们要对黎巴嫩进行野蛮的侵略。对此再也找不出别的解释。因此，他们破坏了我们安全理事会决定条款的实质。

我们到底应该作出什么反应呢？8月4日我们特别提出：

“……如果参与冲突的任何一方没有遵守决

议，则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有效的办法和手段。”

这就是我们两天前作出的决定。我们是否要放弃我们的决议来迎合贝京先生和沙龙将军的侵略狂想呢？他们要对我们发号施令吗？我们要放弃宪章吗？

这些都是极其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可能因此而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先例。

我要向苏联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昨天晚上11时呼吁我们开会，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紧迫感。我必须承认，我对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有某些意见想发表。我的代表团认为它还不够有力。当安理会理事国在讨论第516(1982)和517(1982)号决议早先的草案时，我们谈到了宪章第七章，即进行制裁的问题，而在目前的决议草案中，安理会在谴责以色列之后——对此谴责我相信大家是不会有有什么争议的——决定，为了执行旨在终止贝鲁特流血事件的决定，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均不得向以色列供应任何武器和向它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以此作为第一个步骤。我想明确地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步骤，不会有助于缓和贝鲁特市眼前的困境，也不会消除该市随时可能遭受的灾难。

我们应该规定进行制裁，这种制裁应该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外交上、政治上、军事上和所有其他方面的制裁，而且要更为有效，更加持久。我认为，侵略军有足够的武器来继续犯下罪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得到供应的。我在8月4日的发言中提到，1973年在战斗进行仅仅几天以后他们就向美国乞求说，“如果你们不供应我们额外的武器弹药，我们除了投降以外就别无选择”。而现在，他们向贝鲁特——一块仅仅十平方英里的地方——倾泻了180,000枚火箭、炮弹和炸弹。对这块十平方英里的地方进行的轰击还在继续，而且是残酷无情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迫使以色列承认安全理事会是国际社会的最高执行机构，而且它的意志是不能随意蔑视而不受惩罚的。

我认为，必须有别的决议草案、目前这项决议草

案的修正案、或者各理事国打算提出的任何其他提案。我想，这些提案一旦提出来就必须转达给我们各自的政府。

安理会现在审议的草案还没有达到我的代表团认为为了对在黎巴嫩和贝鲁特进行的种族灭绝勾当作出反应所应有的程度。也许其它代表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请示我们的政府，所以我建议在今天晚些时候——也许在上午11时30分——开会并根据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所担负的责任来采取行动。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如果安理会理事国要请示它们的政府并在今天晚些时候举行安理会会议的话，人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首先要召开这次会议。答案是很清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情不自禁地要在今晚发言。可能他患了失眠症，但那应该是他的问题而不是安理会的问题。我不相信他会感到情不自禁地要在每天夜间作一令人厌恶的发言。因为他的发言正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和颠倒黑白的发言，我自问是否值得予以回答，是否应该对它作出回答而在实际上抬举了它。

我决定这样做是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不是为了要在这个时刻阻留安理会理事国，而是为了要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说明他的恐吓战术是无利可图的。我们对这种战术已经习惯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领教这种战术。他本来应该更好地了解这一点。到现在他应该明白，任何恐吓和威胁都不会达到他的目的的。但是要去掉根深蒂固的习惯和遗传性的冲动显然是很困难的，所以他非得作出那样的发言不可。

是谁在本安理会里谈论野蛮行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呢？是一个国家的代表，而这个国家在违反当代国际法方面被公认——是的，被公认——是首屈一指的。奥温尼科夫大使，你代表的那个国家是一个1945年以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国家。本安理会不采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如果采用的话，安理会的14个理事国都会把你的国家确定

为破坏国际和平最厉害的一个国家。甚至诺瓦克先生在一次无记名投票中也会与大多数人投一样的票，因为诺瓦克先生是来自受你们奴役的一个国家——许多国家中的一个——

主席：我向以色列代表表示歉意。波兰代表已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我请他发言。

诺瓦克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想请你要求以色列代表针对安理会审议的问题发言并停止侮辱安理会理事国。我们现在审议的我们议程上的项目。

主席：我注意到波兰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我确信，安理会的愿望是允许在辩论中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时我也确信，安理会还希望我们对理事国表示应有的尊重。目前我只能注意到波兰代表所提出程序问题的情况下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看来波兰代表多少有点搞糊涂了。我们不是在华沙，我们是在联合国，这里仍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象他们近来在华沙那样被封住了嘴。诺瓦克先生，这种打断我发言的拙劣战术打断不了我滔滔如流水的论证，所以请你不必操心。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退让一会儿，现在我请波兰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诺瓦克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想再次请你提醒以色列代表，他来这里不是为了直接对什么人讲话的。我与以色列代表之间没有什么个人问题需要争吵。他来这里是为了就议程上的项目发言。此刻他的发言是无礼的。我不想阻止他发言。对于议程上的项目他说什么都可以，而且这正是他应该做的事。如果他的发言涉及个人的话，主席先生，请你要求以色列代表遵守议事规则。

主席：我请那些在安理会发言的人注意，讲话要通过我这个主席，这是常规。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告诉波兰代表，我们是在联合国而不是在华沙，因此这里仍然实行言论自由，这与华沙的情况完全不同。主席先生，如果你能告诉波兰代表，安理会没有封住

发言者嘴的习惯，特别是没有封住那些想说在会议厅以外所看到的真实情况——这与在会议厅内所说的超现实主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的人们的嘴的习惯，我将不胜感激。

让我回到我第一次被所谓程序问题打断发言的地方。

自1945年以来，苏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苏联通过武力奴役了几乎所有的邻国。苏联压迫它自己的人民，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苏联的野蛮行为已输出到其它国家——就在最近输出到了阿富汗。意味深长的是，苏联代表对我在这方面提出的质问至今没有作出回答。让我在这里问他一下——因为他谈到了野蛮行为——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的巴尼夏河谷的居民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屠杀了该河谷村庄里数以万计的人。那些你们对之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阿富汗居民的情况又怎样呢？你们把这些人当作供进行科学实验的人。你谈是谁竟敢论违反国际法、侵犯人权和野蛮行为？你们这些喀布尔、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和东柏林的英雄们，怎么可以这样蛮横无理地指责别人野蛮和残暴呢？你们人道主义的坦克在那些城市里干了些什么？

奥温尼科夫大使，我们以前就有幸欣赏过你们粗俗不堪的表演。今晚你竟不惜屈尊把你们的粗俗表演提到了新的高度——即使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也是如此。你声称你是代表一个工人国家讲话的。我们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

主席：苏联代表想就程序问题发言，因此我打断一下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以便请他发言。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只想了解一下你的意见。以色列代表是否在谈议程上的项目？

主席：苏联代表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认为，让安理会理事国以及安理会决定邀请到议席就座的人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是安理会的传统和惯例。同时，我要提醒那些在目前辩论我们议程上的项目——即中东局势——时发言的人。我还要呼吁安理会理事国和那些应邀到安理会议席就座的人努力做到充分顾及安理

会的惯例和准则，并表现出尊重别人的态度和愿意尽可能就议程上的项目继续进行辩论。

在说完这一点以后，我想重说一遍，让应邀到安理会议席就座的人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并尽可能避免在安理会议席上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安理会的传统和惯例。

这就是我的意见。我没有被要求对程序问题作出裁决，但我要冒昧地提醒安理会理事国注意这些意见，并且希望如果我提请在座各位注意的话，他们能支持我。

我请波兰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诺瓦克先生(波兰)：我认为，如果我们考虑到第31条的话，我们将会明白，我们无疑必须只就提交安理会审议的问题进行发言。这与言论自由并不矛盾。对问题本身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主席：我再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和波兰代表觉得难以听进这些话，这我并不感到意外。在他们的国家里是不习惯于听真话的。

正如我在前面说的，苏联代表声称他是代表一个工人国家说话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人的鬼话，但是他还在这里弄虚作假。因此，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请他听一听一个自由社会中的自由工人就黎巴嫩最近的事件所说的话。美国劳联-产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属于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工人的组织，它的执行委员会昨天即8月5日就黎巴嫩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为了开导一下奥温尼科夫大使——以及诺瓦克先生，如果他愿听一听的话——我想念一下那个声明：

“黎巴嫩人民遭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的恐怖统治已有七年之久；他们共同占领了该国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将近10万人被杀害，25万人受伤，80万基督教徒和50万伊斯兰教徒无家可归。

“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权力机构被破坏了。在黎巴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大家对这种正

在上演的悲剧却几乎没有给予重视。相形之下，当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时，平民的伤亡却引起了全球性的大叫大嚷。

“美国劳联-产联对目前冲突中平民的丧生深感遗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故意把它的部队部署在居民区，把弹药存放在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这种策略增加了平民的伤亡人数。实际上，它把西贝鲁特的平民作为人质了。

“执行理事会认为以色列以安全为由入侵黎巴嫩是完全正当的。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设在黎巴嫩南部的大量武器弹药库的攻取，证明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进行军事结集，而这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以色列不仅有理由改变它所宣布的目标，即消除眼前的威胁，而且有理由攻击威胁的根源，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的指挥机构。

“在以以色列为一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为另一方的冲突中，美国劳联-产联并不是中立的。我们支持以色列。世人应该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现在就离开黎巴嫩，并且让黎巴嫩人着手进行重建工作和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那些部队一撤离，以色列军队也必须象它们所保证的那样撤走。

“我们要求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帮助黎巴嫩人进行重建工作并向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以色列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军事基础结构，不仅创造了建立一个自由的黎巴嫩的可能性，而且打击了国际恐怖主义并缩小了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这样就促进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苏联影响的削弱，可能为与温和的阿拉伯力量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供条件。

“美国应该通过外交和其它手段为协商解决此问题创造条件。为此，美国劳联-产联敦促美国政府继续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且不要采取任何促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它可以从

军事失败中捞取政治胜利的行动。应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不应给它以合法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一心要消灭以色列，而且还因为它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承认它就是鼓励人们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世界各地使用。”

我希望奥温尼科夫大使已听到了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工人的意见。如果他已听到了的话，他将会认识到为什么他和他的国家对黎巴嫩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如此的烦恼。这是因为他们的走狗——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所有这些企图以及最后不惜要求安理会在深更半夜举行会议的做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尽一切可能来挽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我已在昨天有机会告诉了安理会，我们对苏联代表如此淋漓尽致地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真面目显示出来，十分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仅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枢纽，而且是苏联在中东的唯命是从的走狗——确实是苏联的走狗——25年来，它一直是破坏这一整个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

主席：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以色列拒不接受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定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安理会打算怎样来处理这种局面。

袭击在继续。将有更多的人惨遭杀害。因此，安理会面临的问题是——我再问一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责任在何方？安理会理事国怎样来履行和完成安理会的任务、职能和责任？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讨论已经转了向——或者更确切地说，已被劫持了。

我所要说的是，安理会已忘记了从1981年7月至1982年5月加利利人民确实过着和平的生活，停火协定得到遵守——至少得到其中一方的遵守。然而，据秘书长的报告说，以色列违反停火协定已达数百次。

如果以色列人打算象他们毁灭代尔亚辛村那样来

毁灭贝鲁特的话，那他们是打错了算盘，因为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生存。

秘书长报告附录中所载的以色列代表的复信，使我们感到纳闷。当我们读到那封复信的第3段时，我们纳闷是谁送来的这封复信。复信提到了黎巴嫩政府的要求和美国总统明确而又紧迫的要求，他们要求他们称之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那些组织尽快离开贝鲁特和黎巴嫩，并且还说派遣观察员到贝鲁特就是向那些“恐怖主义组织”示意：他们是没有义务离开贝鲁特和黎巴嫩的。我认为以色列不能代表美国总统说话。我们都听到美国总统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黎巴嫩并撤离。我想在这个会议厅里和在议席上是有美国总统和政府的代表的。黎巴嫩政府也有代表在这里。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来代表他们说话。

关于自由的工人、自由的运动和自由的劳动等等，我只想在这里公开宣布一下我收到的一条消息，即荷兰工党已与以色列工党断绝了关系，因为后者支持对黎巴嫩的主权及其人民进行的侵略。

主席：再没有人发言了。根据这次会议开始前举行的非正式协商情况，我认为安理会各理事国全都同意休会至上午10时左右，即今天8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左右。我本来打算将时间定在上午11时。我注意到约旦代表建议的时间是上午11时30分。我想问他一下，他想在11时30分开会还是同意在11时开会？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当然遵从大家的协商一致意见。我虽提议过11时30分，但是如果其它理事国希望在11时开会，我当然赞同。

主席：现在已快到上午3时了。我提议，如无异议，安理会下次会议就在8月6日星期五上午11时30分举行，继续审议目前的项目。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在休会前我想再次感谢和我们一道工作到深夜的会议事务处和其它人员。

上午2时55分散会。